

行走者

走过中央大街

陈颖

初到哈尔滨的我，跟随四位烟台写作界的前辈，踏上了闻名遐迩的中央大街。从来没有走过这样一条街道，无法形容那种从脚下传递到内心的别样感受。脚下的砖头，黝黑中泛着暗光，每向前迈一步，都好似在穿越时空，在暗光中找寻很久很久以前未曾谋面的自己。当代著名作家迟子建在《水墨丹青哈尔滨》中提到，这砖头的材质是花岗岩，源于石的顽强和坚韧，心里对中央大街的喜欢更多了一份深沉和凝重。

抬起头来，高大的树木上垂下的树叶仿佛触手可及。我们猜测树木的名字，但没有猜到它有一个甜蜜蜜的名字——糖槭。那日正值白露，糖槭的叶子在路灯的照耀下，绿得柔和且含蓄。在深深的夜幕下，想着树与这条百年老街，在风中、雨中、飞雪中长相厮守，便暗自感动。

大街上，有三三两两的人与我们擦肩而过。子夜时分，刚刚落脚冰城的我们，对中央大街的向往已经令时间界限模糊起来。五个人信步走进一家灯火通明的店铺，店铺名字中的“秋林”二字有着异域的诗意。圆形的大列巴摆在门口的位置，在灯光的映照下散发着麦香。俄罗斯风格的套娃、士兵模型、装饰盒子整齐地摆放着，明码标价。哈尔滨红肠、俄罗斯糖果诱惑着深夜的味蕾。这家店铺营业至二十四时，方便远道而来的游客。

在陌生的城市里没有方向感的我，把中央大街定义为南北走向。我们五人走出店铺，继续向南行走。大街上有类似微型快餐车样子的摊位，一些不认识的小吃散放着，等待着午夜时刻的顾客。摊位旁，一位中年女人轻轻举着手里的红玫瑰，红玫瑰只剩下两朵了，不急不躁地留意着大街上的恋人。

有一种我们叫做玻璃翠的小花，时不时地出现在视野里，翠红的小花拥簇着向前，延伸在这条没有尽头的大街上。不去专注大树和小花，中央大街的建筑把目光牢牢地抓住。夜幕里，俄式风格的建筑洋气十足，肃穆大气又隐藏着神秘。大街西侧的中央书店是一栋充满巴洛克风格的建筑。网上说，爱读书，绝不能错过中央大街上的中央书店。

在中央大街，我们从当天的23时40分开始，不停地走了两个多小时，毫无倦意。因为有次日上午的座谈会，我们只好回到酒店休息。返回的路上，在马迭尔西餐厅外的上空，一轮弯月高高地悬挂。弯月的清晖温润朦胧，一种久违的亲切感流淌在心头，我们远离了家乡烟台，因为同一枚月亮，冰城宛如家乡。

完成了一天的寻访、参观、学习，临近傍晚，索菲亚大教堂在秋风里与我们相见。索菲亚大教堂坐落于道里区索菲亚广场，是一座始建于1907年拜占庭风格的教堂，教堂内部现作为“哈尔滨市建筑艺术博物馆”对公众开放。广场上一位当地男子告诉我们，教堂内部现在正在检修电路，不能进去参观。稍作停留，我们五人意见一致，去防洪胜利纪念馆。在离开索菲亚大教堂的时候，我们打听一位路人，以便确认塔的具体位置。路人告诉我们，步行找到中央大街，就能找到防洪胜利纪念馆。

再次踏上中央大街，手机显示时间正好是18点整。此时的中央大街，已经没有了初次见面时的静谧，街面上人山人海。慢慢地向前移动，有小提琴的乐声飘来。一栋楼的二层阳台上，“龙江银行之夜”在霓虹迷彩闪烁下映着蓝色的光，光亮之中，一位外国男子如痴如醉地拉着小提琴，流畅纯正的小提琴曲里有寻觅、有向往、有追求。拉小提琴的男子是前南斯拉夫国家级小提琴手，国家解体后流浪中国，在哈尔滨很多地方拉小提琴，索菲亚大教堂前、中央大街、极地馆……那天他拉的小提琴曲叫《如愿》。

中央大街北尽头，松花江畔，哈尔滨市人民防洪胜利纪念馆高高耸立。“一江、一塔、一街”三大景观融为一体，成为哈尔滨名副其实的标志性建筑。夜色里的松花江水静静地流淌着，江水流过，纪念馆永存，英雄的精神永存。

翌日上午，再次来到中央大街，匆匆购物，吃到了心心念念的马迭尔冰棍。之后离开中央大街，在心里与哈尔滨说再见。或许，心里的再见今生无法实现了，那条烙在脑海里的中央大街会成为今后美好的记忆。忘不掉中央大街，更忘不掉胜似亲人的哈尔滨友人。

随笔苑

韭菜、韭花酱及《韭花帖》

蔡华先

秋天的一个早晨，走在上班的路上，突然闻到一阵韭菜的味道。循味望去，原来是路旁的一家餐馆门口，堆了一大堆正开着白色小花的韭菜，几个人正围坐在韭菜旁，忙着把韭花摘下来放到盆子里。我一看就明白了，这是准备用韭菜花做韭花酱呢。

韭花酱，是一种很普通的农家风味食品，一种常见的调味品。北方人爱喝豆腐脑，喝的时候加上点韭花酱，味道就是不一样，吃火锅、涮羊肉的时候，更是离不了韭花酱。

韭花酱的制作其实很简单，韭菜开花后采摘，洗净沥干水分，加入食盐、花椒、姜等调味品，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加上辣椒等，制作的数量多，可以到石磨上研磨成稀薄的糊状，数量少的则可以用石臼捣烂，然后封在坛子或罐子里慢慢发酵。制作好的韭花酱，有调味的作，也有开胃的功效。吃肉的时候用它作为蘸料还可以去腻。韭花酱虽然是一种很不起眼的调味品，但有时候没有它，就感觉生活好像缺少了点什么，没有滋味。人们常说的对故乡的味觉记忆或乡愁记忆，也许就是在这种不起眼的、非常有地方特色的食物中得到体现。

作为一种调味品，韭花酱虽然可以在超市里买到成品，但人们依然喜欢自己动手制作，自己动手制作的不仅零添加，安全健康，而且因为是自己的劳动成果，品尝起来会有一种别人体验不到的快乐，找到一种成就感。如果能与他人分享，就能带来更多的快乐。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一幅与韭花有关的书法作品，那就是唐末五代书法家杨凝式的《韭花帖》。一次朋友间的馈赠，成就了一幅流传千年的书法作品。

《韭花帖》是杨凝式昼寝乍兴，醒后感觉饥饿无比，恰逢友人送来食品，有韭花珍馐佐餐而食，心中惬意，遂执笔回信以致谢意而写下的。其正文如下：“昼寝乍兴，羸饥正甚，忽蒙简翰，猥赐盘飧。当一叶报秋之初，乃韭花逗味之始，助其肥腴，实谓珍羞，充腹之余。铭肌载刃，谨修状陈谢，伏惟鉴察。”

想必杨凝式在这里所写的韭花，应该是经过加工后的韭花酱。

杨凝式处在唐完结而宋未开启这样一个时间段内，早年师法欧阳询、颜真卿、怀素和柳公权，再上溯“二王”，于不期然中走出了唐人书法的境界而开辟了一片天地，又开启了宋代尚意书法的先河。后人对杨凝式《韭花帖》的评价很高，称之为“天下第五行书”。其章法疏朗而散淡，其结构欹侧而不失平衡，其用笔精凝入微顿挫有致。此帖随笔拈来，错落有致，复归自然，似晨星之寥落天际，深远空灵，又似信步于闲庭，不激不厉。寥寥数字，用笔却虚活而厚实，含蓄而利落，顿挫有致，神完气足。乾隆曾为此帖作跋文：名翰留传谢韭花，轩轩举欲拟飞霞。驰情诂为盘餐计，乞米流风本一家。

“春畦雨后滋蔬甲，五代风流映韭花。”其实，不只是韭花，人们对韭菜的喜爱，千百年来，也是从来没有间断过。韭菜味道辛香鲜美，自古以来就深受人们的喜爱，甚至被作为祭祀的供品。《诗经·豳风·七月》：“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孔颖达疏：“四之日其早，朝献黑羔于神，祭用韭菜，而开之所以御暑，言先公之教，寒暑有备也。”《说文解字》对韭菜作了如下解释：“韭，菜名，一种而久者，故谓之韭。”

而在我国民间，人们则把香椿芽、头刀韭、顶花黄瓜、谢花藕并称为“四大鲜”，而在这“四大鲜”中，数韭菜下来最早，因此便有了“春来第一鲜”的美誉。

“一畦春韭绿，十里稻花香”。从初春到盛夏，从秋天到冬天，韭菜无时不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韭菜饺子、韭菜盒子始终是我们喜欢的美食，即便炒个菜，人们也喜欢加点韭菜作为青头。在我们的唇齿之间，始终回味着韭菜那特殊的甘美味道，在我们的记忆中，始终没有忘记老家门口那两垄韭菜，一茬又一茬，割了再长，长了再割。不管走到天涯海角，我们都忘不了那被韭菜熨帖的人生滋味。

诗歌港

片断

邓兆文

一根毛竹成长的历程
就如同我六十年走过的路
每一节都值得怀念
二十岁时，
我曾上面刻下：岁月静好
三十岁时留言：新婚快乐
四十岁，风雨大了些
但竹子也长高了
五十岁，则像竹节
骨头咯吱咯吱直响
但没有倒下
等到六十岁时回首
已是竹生竹，蔚然成林
我坐在竹下吟诗、喝茶
听小鸟啾啾
仿佛世外，一个无用之人

银杏秋意浓

刘学光

秋风渐起
银杏飘零
一叶淡黄飞翔

树下
银杏果满地
老人弯腰拾
一颗果子
砸到头上
摸头上观
仿佛回到了童年

一场雨
寒意颤颤
金色的叶片
扇形飞扬
落下
铺就厚厚的黄毯
那是迎接“冬”的盛典

呼啸的风
此时
也壮了胆
疯狂地忘记了
春天的绿意盎然
光顾着横扫眼前

冬来了
春还会远吗？
风没有回音
与雪共舞天边
好一个
银装素裹的冬天

寒流

倪誉晏

裹紧的衣服在絮说
风如刀子
总以为冷意刻骨
暖阳却夺走了它的权威

仅仅一天
人们就把它遗忘
继续在大街上
说说笑笑

多少年过去了
习惯了这样
把伤痛埋在书下
喝一杯淡淡的茶